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回响在清明的轻吟

王来勇

又到了一年清明,这个细雨纷纷的季节。微凉的空气中带着泥土的芬芳,似乎连呼吸都变得沉重,每一口气息都承载着对过往的缅怀和对自然的敬畏。我踏着泥泞的小径,穿行在村外那片熟悉的田野间,脚下的土地湿润而柔软,仿佛能感受到大地的脉动。

清明时节,草长莺飞,自然界的一切都在悄然间焕发出勃勃生机。田间地头,农人正忙碌着春耕,稚嫩的绿苗透过泥土探出头来,它们好像也在诉说着生命的顽强与渴望。远处的山峦被薄雾轻轻笼罩,如同一幅水墨画,朦胧而又深邃。柳树随风轻摆,那些刚刚抽出的嫩芽,像是春天的信使,向人们报告着季节更迭的消息。

行走在这样的景致中,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。思绪飘向那些逝去的亲人,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,却又遥不可及。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钱和鲜花,来到祖辈的墓前。轻拂去墓碑上的尘土,缓缓蹲下身子,点燃了一炷清香。烟雾缭绕中,仿佛能听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低语,那是先人们在告诫我们,要珍惜眼前,勿忘过去。

小时候,每逢清明,总是跟随着大人们踏青、扫墓。那时的自己,对于节日的意义理解并不深刻,更多的是出于对户外活动的期待。我们会放风筝,在宽阔的天地间奔跑,让色彩斑斓的风筝在蓝天白云下翻飞,童年的欢声笑语似乎还回荡在耳边。如今,虽然我已长大成人,但那份对生活本真的热爱却从未改变。

清明不仅是对逝者的缅怀,更是对生命的感悟。每



最美不过「农家花」

梁永刚

在乡间,叫上名、叫不上名的花有很多,令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故乡的粮食和农作物的花,它们是盛开在田野田畴的希望之花,沐风栉雨,饱经风霜,灿烂如锦,强大如潮;它们是绽放于农人心间的幸福之花,植根故土,质朴无华,恩泽天下,惠及众生。

春天的这方舞台上,最先登场的农家花是油菜花。它开得恣意、热烈、灿烂,或独自成块成片,以磅礴之势汇聚成气势宏大的黄金方阵,绵延数十里而不衰;或套种麦垄之中,为绿浪翻滚的麦海镶嵌出道道金边。三四月间,老家村后山坡上的几百亩田地里,金黄灼眼的油菜花竞相开放。举目望去,山坡的沟壑里,平坦的阡陌上,一垄垄一片片,在醉人阳光的照射下,黄得纯真透彻,黄得热烈奔放。

紧随油菜花之后的是蚕豆花和豌豆花。乡谚说:蚕豆花开,把眼睁开。蚕豆花很别致,花瓣或白或红或暗紫,黑白各半的花心像极了一对黑色的眼睛。远远望去,蚕豆花瓣好似瞄了浓浓的眼影,不到凋谢,花瓣上的一双大眼便始终睁着。犹记得幼时在地里玩耍,最怕蚕豆花,总觉得像是一双双怪异的眼睛在盯着我,但好奇心使然,越是害怕越是想看,它盯着我看,我也盯着它看。一阵凉风吹过,冷不丁一抬头,不远处的坟莹进入视野,身上一个激灵,顿感头皮发麻,汗毛竖起,转身就跑。如今想来觉得甚是有趣。而豌豆,是农家最秀美的农作物之一,花美叶也美,



一片落叶归根,每一声啼哭转瞬,时间在这不停的轮回中悄悄流逝。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前行,肩上的责任和负担也渐渐沉重。然而,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与脆弱,让我们学会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平衡。

站在祖先的墓前,我不禁思考生命的意义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,终将归于尘土,但在有限的时光里如何活出真实的自我才是最重要的。清明节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,让我在忙碌和喧嚣之外,找到一片宁静的空间,审视自己的内心,聆听心灵深处的声音。

当一切仪式结束,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,四周是满眼的翠绿和生命力。天空中飘洒着细碎的雨点,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气息。这雨仿佛能洗净心灵的尘埃,让思绪变得更加清晰。清明的雨,不似夏日的暴雨那般猛烈,它轻柔细腻,如同母亲的手抚摸着大地的脸庞。

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,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循环与自然的力量。生与死,喜与悲,一切都在自然的法则中和谐共存。这样的认知使我更加珍视眼前的每一个瞬间,无论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还是与家人朋友共度的时光。

清明,不只是节气的名字,它还是一段旅程,一次深刻的思索,是每个人心中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。当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前行时,愿我们都能保持一颗感恩的心,珍惜所拥有的一切,用平和的心态迎接每一次挑战,以豁达的胸怀拥抱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

如此,在下一个清明到来之时,不论是回首过往,还是展望未来,我们都可以怀着一份宁静与坚定,继续在人生的旅途上,轻吟着属于自己的歌。

如月牙像小船的豌豆角更美。阳春三月,鲜嫩的豌豆苗从浅绿、碧绿再到油绿,一天一个样,一天比一天鲜亮。在时令的催促下,豌豆苗伸出了对生的豌豆叶,像一对对蝴蝶的翅膀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。清明节过后,豌豆花盛开了,粉白、浅红、淡紫的花儿竞相开放,招来蜂蝶来回穿梭。

春风拂过,麦苗返青,经过拔节孕穗出芒的一路跋涉,小麦终于抵达扬花的渡口。小麦花很小,不惹人注目,但吃着农家饭长大的我,对小麦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熟稔。年少的我曾经匍匐在麦地里端详麦花,它细如芥,白中带黄,隐藏在狭长的叶子间,遍布于翠绿的青穗上,清新淡雅,细细碎碎,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暗香。在庄稼人看来,扬花是麦子的大事,关乎着籽粒的饱瘪,蕴藏着丰收的期冀。土里刨食的农人极其在意这不起眼的小麦花。小麦花娇嫩,经不起风的摇晃和雨的涤荡。到了小麦扬花的那几日,祖父总是心神不宁,一大早起来就站到院里看天,久久地看,唯恐起风下雨,吹落麦花。对于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祖父来说,小麦开花是一场隆重的盛典,自然不能少了他这个最忠实的观众。小麦花期很短,祖父常说,小麦开花,一袋烟功夫。一地的小麦悄无声息地开着花,祖父就蹲在地头专注虔诚地看着。一袋烟抽完了,小麦花也凋零了。祖父用爱怜的目光逡巡着一地麦花,口中喃喃自语:小麦开花了,麦粒就要鼓起来了。

光影里的守候

杨称权

加班到深夜,疲倦至极,不想在驾驶座上相遇另一份疲惫,于是打了车回去。司机师傅很热情,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说着关于这座城市的一切。我起初还能稍作回复,渐渐地,望着车窗外昏黄的夜幕,一栋栋大楼上的灯光飘渺地闪烁着向后飘去,一辆辆匆忙的车影正从起点迈向归途,不免有些恍惚,意识随着司机大哥磁性的声音逐渐模糊,最后竟直接睡着了。

到了小区楼下,司机大哥热心地为我开门,夜半的凉意扑面而来,我终于清醒了。此时城市的喧嚣逐渐沉淀,只有淡淡的星光与月影相映成趣。我已倦意全无,想着去小区门口的小卖铺里买瓶江小白暖暖身子。取出手机付款时才看到了妻子发来的信息:“早点回来,我先哄娃娃睡了,别喝酒,客厅留了灯等你。”抬头望去,深邃的夜晚,寂静的小区,独属于我的一盏灯在黑夜里静静亮着,透过阳台,散发出温暖的光芒。倏忽间一股暖流从手机屏幕缓缓淌进心里,热热的,暖暖的。

这已不是妻子第一次为我留灯了。记得刚结婚不久那个寒冷的冬夜,我因工作而晚归。当我带着满身寒气推开家门,一束明亮扑面而来,温暖的空气夹杂着饭菜的香味冲进我的鼻孔,整个人瞬间暖和起来,那一刹那,疲惫和寒冷都消散无踪。妻子已为我提前开启了暖炉,还为我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,泡了我喜欢的红茶。见我回来,她边催我去洗手,边忙着摆放碗筷,陪我共进夜宵,说说笑笑,不亦乐乎。寒夜肃然,万家灯火皆已随主人入眠,唯独我的小窝里灯火明亮。这盏灯,是妻子用爱编织的温暖,将我紧紧包裹。此后妻子亦常常为我留灯,那暖黄的光晕,给我温暖,让我心安。

如今我们有了宝宝,妻子要陪孩子早早入睡,顾不上再做做饭等我。但每个加班晚归的深夜,妻子总会留着客厅的灯等我。或许她希望我一迈进小区就能看到家里的光亮,明白有人在深夜里等我回家。

望着楼上寥寥无几的灯光,我不由感慨,人生的漫途中,我们都是漂泊的旅人。有时会迷失方向,有时会感到孤独。但只要想到家中的那盏灯,心中便充满了力量和勇气。那盏灯,是家的象征,是爱的港湾。无论何时何地,它都在那里默默地等待,为我们指引着归途。

我默默收起江小白,我想,我不需要它了。或许早早回家,给妻子和宝宝一个紧紧的拥抱,是我该做的事。

愿我们不要辜负每一盏守候的光影,那里,守候着最爱你的人。